



坊间纪事

## 行走的读书人

□ 许志杰

济南有一个昼夜相加至少16小时繁忙如初的十字路口,早晨七点不到便车水马龙,人来人去,直到夜晚十点多车流才会慢慢散去,还给属于星星和月亮的宁静。这个地方就是南北向历山路与东西向文化路的交叉口,居住在周边的人习惯地叫历山路口。在这里看各色车等可谓百花争艳,每个人的努力都写在脸上,每个人不同的行为举止,可能就是他人一生的轨迹与缩影。

他,是几乎每到傍晚时分都能准时出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经常是烧过的烟灰弯曲下垂,若即若离。春夏秋冬,始终头戴一顶灰白相间的鸭舌帽,古朴的老式眼镜被一根年代感很强的细绳固定在脖子上。肩背已经稀有的长带书包,至少五十年前母亲曾经亲手给我缝过类似的书包。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不时翻书,还抽空换一支燃尽的香烟,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老烟民。

至少在三年前,我遇见他,那天很热,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在争分夺秒与车流与红绿灯抢时间,他们汗流浃背,恨不得一秒也不等待,这时候,他出现在了焦躁的人群中,一如前述之模样,只顾低头看书,无问西东南北,似也不知有多热。看着他文化西路来,眼睛一直盯在书上,过历山路,目送他沿文化东路去,那个读书的背影犹如一股北风刮来,透心清凉,舒服了很多,以后的日子,这位行走的读书人春夏秋冬自然地交替,有到得早的时候,也有来得晚的年份,有时被人关注,有时为人忽略,但总是行走四季,读书破卷。

有一天,见这位行走的读书人坐在路边的石凳上休息,就去搭讪,问起读书的事。他说自己年轻时在工厂做工,非常忙碌且辛苦,家庭负担重,没有多少闲钱买书,也没有时间读书。但是总有一个心愿放不下,就是等自己有了闲钱,一定先买一些书,等自己有了闲工夫,一定会把自己想读的书一本一本本地读完。前些年,他退休了,孩子们也长大



心灵小品

## 不羡仙

□ 路来森

蔡澜谈美食,谈至一道美食给人带来的味觉享受,总会禁不住感叹一声:“真是不羡仙啊!”这里面,是一种满足,对于美食的满足,对于生活的满足。但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蔡澜所表达的,似乎,还是一种精神的满足。

“把一个小火炉放在桌上,上面架一斤洗得干干净净的破屋瓦,买一斤蚬子,用牙刷刷得雪亮,再浸两小时盐水让它们将老泥吐出。最后悠悠摆上一颗,微火中烤熟,‘噗’的一声,壳子打开,里面鲜肉肥甜,吃下,再来一口老酒,我畅怀活到天明。”

多么简单的生活,可这份简单中,有一种特有的“情味”,所以,蔡澜仍然会说一声:“不羡仙!”

看来,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分“情味”,有了一分“情味”,便可以“不羡仙”了。

丰子恺《吃酒》一文中,写一位钓虾饮酒的中年人,每次只钓三只虾,然后,“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拣一座头坐下了……他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煮好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变成红色的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问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

这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酒徒”。他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吃酒过程也。大而言之,他是在享受那个生活的过程。这个“酒徒”,不仅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简直就是把生活过出了一分诗意,过出了一分逸气。

有着如此生活境界的人,他还用得着“羡仙”吗?

再看那些乡下老人,冬日闲闲,无事,他们就喜欢晒太阳,用一句文雅的话来说,就是“负暄”。拿一只脚凳,倚墙而坐,或者就干

## “淡定代言人”谢安

为人们所称颂。对于此事,《晋书》给予高度评价说:“矫情镇物如此。”当然,矫情并非现代意义的“故作姿态、装蒜”等贬义,而是“掩饰情感”的意思,指其超然自得,淡定从容。因此,谢安堪称“淡定代言人”。

《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谢安曾经跟朋友孙绰等人乘船出海游玩,大伙吟诗作对,喝着美酒,玩得正高兴,突然海上风起云涌,惊涛骇浪随之而来,眼看就有翻船的危险。这下可把孙绰等人吓坏了,也没心情吟诗喝酒了,惊恐万状地满船乱跑,互相之间连问如何是好。唯独谢安游兴正高,还是不紧不慢地吟着诗,安慰众人说:“要是你们都这样惊慌的话,恐怕就真的回不去喽!”听了谢安的话,大家如同服了定心丸似的镇定下来。船夫也一直往前划。等到风浪越来越大了,谢安才转过身,缓缓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要不,咱返航呗?”大伙儿如蒙大赦,忙不迭地点头称是。船夫这才调头返航,平安驶回岸边。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面对大自然的威压,谢安无比淡定,沧海横流,方见英雄从本色。面对暗流汹涌,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谢安也是淡定异常,人生多艰,亦显男儿无畏精神。

东晋咸安二年(372年),简文帝驾崩,谢安等人趁桓温不在首都建康城,拥立太子司马曜即位,他就是晋孝武帝。枭雄桓温原本还想着简文帝临终前会禅位给自己呢,这下极为失望,怒而率兵入朝,想要改朝换代。晋孝武帝派朝中最有威望的大臣谢安与王坦之,到建康城外的新亭迎接。当时,建康城内流言蜚语,都说桓温会杀害谢安与王坦之,夺取晋朝江山。

临行前,王坦之吓得浑身哆嗦,扯着谢安的袖子哀叫:“哥,这是要咱俩小命的节奏啊!这可咋办呢?”谢安挺能沉得住气,神色不变,对王坦之说:“大晋朝的存亡,就在于咱哥俩走这一趟啦!放心跟哥



时尚辞典

## 花如其名

□ 陈晓辉

在花卉市场走,看到一盆绿植,疏落有致几片叶子,下面累累垂着粒粒鲜红的小果子,光泽圆润,令人想到“绛珠”,三生河畔仙草的晶莹剔透。我停下问老板:“这是什么花?”老板答:“你看它的红果子,都长在中间部分,所以叫腰缠万贯。”

这也是一种植物的名字?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起名也是一种莫大的学问。小宝宝尚未出世,就有性急的父母谋划该如何称呼了。结合出生时辰、五行、阴阳,玄妙异常。仿佛那一笔一画里,隐藏着一个人一生的荣华富贵、平安顺遂。

植物的名字也是人类起的。但很显然,人类没有像为自己孩子起名那么用心,无法让每一种都“花如其名”,但有些花儿的名字,还是漂亮得像花儿一样。

花儿里漂亮的名字之一,当属水仙。清代才子李渔的《闲情偶寄》里说到水仙:“其色其香,其茎其叶,无一不异群葩……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能作态者,吾实未之见也。”“水仙”二字呼之,可谓摹写殆尽。使得得见命名者,必颀然下拜。

还有文竹,枝叶纤秀挺拔,比竹子秀气,叫文竹,恰如其分。据说还有一个名字叫“云竹”,跟文竹像是双胞胎。

还有最常见的绿萝。一个“萝”字,诗意顿显,既能显出它茎长叶绿的美感,还有一种古意,令人想起“菟丝附女萝”,想起遥远的诗经,曾经的江南。

有些花儿的名字好得简直过分。我向来把一种黄花就叫“小黄花”,但得



读史札记

□ 陈甲取

东晋时期名士如云,谢安堪称第一名士,这点从其拥有的后世庞大粉丝量可见一斑。后世无数文人墨客都把他奉为偶像,对其推崇备至。李白、王安石、苏轼、辛弃疾都曾作诗写词称赞他。

对于很多人来说,认识谢安,大约要从其“下棋如故”开始。据《晋书·谢安列传》记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王苻坚率大军打算消灭东晋,统一全国。晋军统帅谢安派弟弟谢石,侄子谢安领兵抵抗。淝水之战时,谢安正在跟朋友下围棋,捷报寄来后,谢安看完,不动声色地随手放在一边,继续悠闲地下棋。朋友好奇地问前线战况如何。谢安淡定地说:“哦,也没啥,孩子们赢了。”说这话时,谢安没有一丝激动的神色。结束后完棋,谢安内心狂喜,回卧室时,门槛断了木屐齿,他都没察觉。

谢安的这种淡定优雅,举重若轻,历来

## 一个人的家国记忆

□ 董新胜

人们的前瞻和回顾,就如同正向和反向使用望远镜的视觉效果,正向往前看,能看出很远;如果把望远镜颠倒过来,反向看,所有景物都近在眼前。

六十年前,“洋布”“洋油”“洋火”“洋钉子”“洋柿子”——儿时的“洋”货真不少,遍布了吃穿用度。我曾懵懂地向母亲:“为啥这么多东西都带‘洋’字?”母亲回答:“这些‘洋货’啊,从前都是洋人造的。”即便我们已经造出了“洋火”“洋钉子”,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洋”什么,“洋”什么地叫着。记得一位邻居爷爷指着一筐西红柿对小贩说:“称一斤‘西红柿’。”惹得大家一片哄笑。还有一次,在村里的门市部里一个奶奶对着售货员说买“洋油”,年轻的售货员微笑着纠正:“以后要说买‘煤油’,再说‘洋油’不卖给你。”张开嘴巴三个牙的奶奶“赌气”说:“臭小子,来半斤‘煤油’。”

“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那时的票证也真不少,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都要用票,用证。忘不掉,母亲一边递上肉票,一边一脸尊重地看着卖肉的阿姨:“他姨,要点肥的!”阿姨面无表情地回敬:“都要肥的,瘦的卖给谁?”大家为了点肥肉炼油,早已把卖肉的阿姨宠得不成样子,永远忘不掉,有一天半夜,婶子突然觉着肚子不舒服,匆忙如厕,月黑星稀,情急之间误用了藏在身上的面值四两的油票,日上三竿,猛然醒过神来的婶子,硬逼着生产队里的挖粪工——也就是她的老父亲,把生产队里小山一样的粪堆翻了个底朝天。我捂着鼻子跑回家说:“婶子都急哭了。”母亲恨恨地说:“哭!一指宽的纸片怎么找?去喊她回来,就说这个月咱家的油两家吃。”

时间倏忽,来到了20世纪末,这时候,人们的生活已经经历了70年代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90年代的“三大件”,空调、音响,录像机在城市也已经比较普及。一天,好像是《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两辆小轿车。啊!一家有两辆小轿车?我从小有个开汽车的小愿望,我什么时候才能开上属于自己的小轿车呢?再过二十年还行,若等三十年,可就有点“年龄不饶人”了!

我总觉得,“人心不足”和“知足常乐”是相对的,若面对“不足”还“常乐”,或许就有点快乐的嫌疑。

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教务处工作,那时候的山东农学院只有农学、植物保护、土壤农化、园艺、林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和农业经济管理八个系,区区两千多学生。学校的家属宿舍除了两栋年代久远的小楼,其他全是平房,平房的居住单位,分为单间的、一间半的、两间相通的。特别奇葩的是,竟然还有“一又四分之三”的户型,所以“一又四分之一”的户型也就不可避免了。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一般是二至三人一间平房,按照约定成俗的



纸上博客



他山之石

□ 任宏斌

夏秋时节,树干上附着许多蜗牛,一行行,慢慢蠕动,仔细观察,它们不停地在往树干上爬,身后留下鼻涕样的痕迹。这些痕迹是爬行时留下的,黏糊糊的,说明蜗牛不是在树上出生的。

多年前在乡下生活过,时常看到蜗牛上树的场景,没料到城市的蜗牛和乡下蜗牛的癖好居然一样。它们终其一生,如此执着地爬树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蜗牛没有研究,不了解它的生活习性,对它们爬树的行为充满好奇。蜗牛上树的能力上爬树鸟或捕虫为食的可能性不大,估计只能以树叶或树皮之类来生存,看来以素食为主,那么它与其上树不如在平地的草丛中、菜地里寻食,岂不更方便、更安逸?为何一定要上树呢?

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歌词以蜗牛和黄鹂鸟的口吻,一问一

## 蜗牛上树

答,生动有趣。蜗牛上树是否就是为了葡萄不得而知,但此歌传递出有追求必有回报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就是为了那点亮光而终结一生。这其实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可悲而又可怜的生命现象,但却因此赢得了人们的赞叹,普遍以蜗牛的顽强和执着作为励志的经典素材,觉得有些荒谬。

人一生很短,如果真的有老老天爷在,大概在他老家人的法眼之中,人们追名逐利的一生与蜗牛上树也许没什么两样。人的一生,许多失误并非因为误食了人间烟火,而是被欲望驱使,像蜗牛一样不停地向树上爬,像飞蛾一样不顾一切地往火坑里扑,不到生命终结决不停息。有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怎么才算高?大多数人用俗世眼光看,就是有钱有势,人们追逐名利这事就像流水般自然,天经地义。我想,正是传统文化中

的这种价值观,才导致了 we 长久以来把作践生命、毫无意义的飞蛾扑火、蜗牛上树行为当成励志的典型。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非常宝贵,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绘出美丽的诗篇,让诗和远方都能极限发挥,进取精神少不了,但不能盲从,如果把有限的生命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全部消耗在类似蜗牛上树的事情上,感觉毫无意义和价值。假如我们是蜗牛,我们也去上树,这条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再高又有什么意义?蜗牛上树,只能说明想看外面的世界,更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力量、能力和寿命,更没有想到身在明处,面临的各种危险因素。这样看来,用它的行为激励人类的观念值得商榷,从一般意义上说它是在默许甚至鼓励人们盲目追求;严重一点讲是对生命的漠视,美化了人们对贪欲无休止的攫取。这种误导,影响到每个人,是滋生贪图名利的温床。